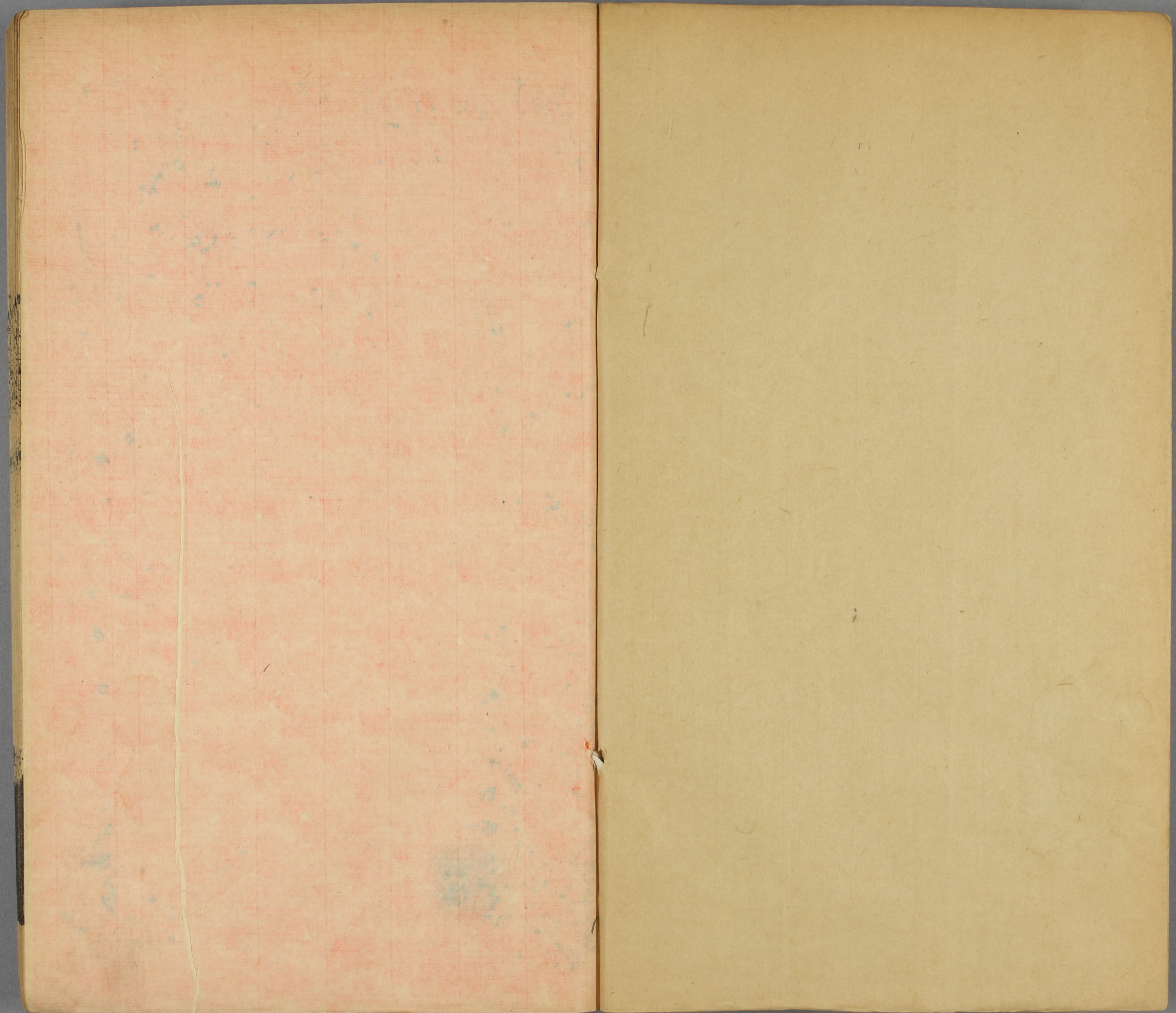


近思錄

二

口 13
359
2





利
305
2

利
305
2

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所錄支
有詢那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
為學大要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
望也字本

作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
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

近思錄 卷二 廣雅書局重校

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

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子曰欲人知道義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

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

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

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

出萬物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不言陰陽也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其本也真而靜是說未發真便是

不雜無人偽靜便是未感。真靜兩字不同真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未發即靜之謂五性即真之謂仁義禮智信者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只是

疊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

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鑿矣

問性上如何說鑿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

傷了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

性而亾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

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朱子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爲是往與行字相應。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

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
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
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
年則不日而化矣

朱子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
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

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所謂守之非化之
也○問守之非化之曰聖人則無這箇顏子則
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閒○大而化之理與己
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未免有
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
是己顏子未化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後人不

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

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
所好異矣文集下同。或謂人不知性故怠於
希聖之學而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朱
子曰不是他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
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因曰世上萬
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
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
心了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功
夫。好學論是程子十八歲時已做得這文好
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
可以爲學。此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

終其身也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
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
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
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
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
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
定所謂定者是體否

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
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
日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
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
當應也。問聖人定處曰知止而后有定只此
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
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
應當應而不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
當應而不應則是死了。西山真氏曰定性
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靜時固
定動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
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
而應以理理即事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勉

齋黃氏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段定性字當作
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
識心矣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

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朱子

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
物得之遂爲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
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知得他無心處。擴
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
通。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擴然而大公之
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問

大公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只是除卻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卻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曰學者大公當如何曰也是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勉齋黃氏曰此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擴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

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朱子曰往來不

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擴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勉齋黃氏曰此第三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絕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問自私則不能擴然大公所以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程子謂釋氏自私然先生嘗以此自私說得較粗是常人之自私然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亦自說得煞恐只是釋氏之自私曰此說得較闊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問反鑑索照亦是說絕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也是如異端絕滅外物也是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上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勉齋黃氏曰此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絕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絕乎物不能以明覺爲

自然故反累乎物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

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

哉

朱子曰艮其背云云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

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卻不同○問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勉齋黃氏

曰此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

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問聖人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

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禮之怒不可無○勉齋黃氏曰此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擴然大公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物來順應也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

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舊

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自反而仁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卻好若見其直而

又怒則愈甚。此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閑。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湃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勉齋黃氏曰此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此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文公舊說則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總論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惟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

豈爲是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所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疆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問定性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說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應便看理如何此篇大綱只在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遠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汎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靜皆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

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被物引去矣○定性書一篇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云擴然大公兩句是下功夫處否曰這是說已處今人私欲萬端如何得大公所見與理皆背馳如何得順應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自私用智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明道文字多只成片說去細看中閑自有脈絡貫串將去大公順應自後許多話都是此二句意引易是說大公引孟子是說順應忘怒是應大公觀理是應順應○明道此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直卿云此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問此書難理會曰

伊川先生語而通

也不難定性字說得詭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
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子細看卻成段
相應此書在鄂時作年甚少○伊川先生荅朱長文書曰聖
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
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
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
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
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
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
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
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內積忠信所以
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

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子曰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伊川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云修省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知至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真箇求到其地知終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此是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可與存義便是守得箇物事在○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日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卻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知至○君子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

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

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方是

割截方正之意是處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不可得而移易之意。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心斷於內而外自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此坤六二之爻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將不孤來解大字若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

不孤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

義大矣哉

葉氏曰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雖無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爲無妄

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

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

眚不利有攸往

朱子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

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

正理非邪妄而何又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卻不合正理。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是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惡言而不敢辭者正謂此。○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象傳○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

必通之道也

朱子曰心無私主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

之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問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了。○以量而容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葉氏曰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

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
 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
 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
 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
 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
 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問易傳云貞者虛中無
 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
 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
 詁說字如貞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

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往來
 是心中憧憧然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
 分明說日月寒暑往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
 川說微倒了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是自然之
 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只是加
 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伊川說得
 未備往來自還他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至於
 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
 者不朋從矣○君子之遇艱阻必思自省於身有失
 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
 乃自修其德也蹇象傳○葉氏曰此
 教人以處險阻之道○非明則

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豐初九傳。朱子曰豐明以動以明

心應事物也。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習

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

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朱子曰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

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溼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溼程子之言極有深意。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人之

皆得然信從始但一二人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眾豈不可樂。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有所見則不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人而人不能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眾安得不樂。問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歸與朋友亦是及人。○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

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先生

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

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

伊川治經之法如此
疎通迂謬者不知也

近思錄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
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
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
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方
元案字道輔買櫝還珠事見韓子。朱子曰買
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
朱子以此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
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

一句也。○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予
不行

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
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
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
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
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

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下同○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如何朱子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修業便是逐日底事業似日課一般忠信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安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問何不說事卻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

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朱子答劉子澄云學者正欲胷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怠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

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

子〔本注〕有渾的。朱子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錯認了他的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如說養氣處豈得爲無可依據曰孟子皆

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功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用力處就務實。○明道先生曰且切己下功所以入聖人爲近

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

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

人鞭辟近裏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朱子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

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段是呂與叔自
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
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
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
頭了○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
會自家切己處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
未與○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

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朱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識得與實有

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實有是得之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卻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

樂何事

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

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所樂何事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孔顏之樂若但以爲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問孔

顏之樂求之亦甚難曰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閒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或說顏子之樂云天理流行渾融貫通顏子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在面前其樂自不能已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顏子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抱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道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遠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累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

有懸空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

而善功夫多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須是大其心使開

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朱子曰心只是放寬

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明道先生曰自

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

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

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

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闕定墮坑落塹去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

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休一樣

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

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能深求惟曾子不可放

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透處所以竟得

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功夫去看

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

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畧過所以不如他○

魯鈍之人卻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

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非說須要魯魯是

他一般病但卻是上好底病他卻是得這箇魯

此後如用陸王學

底力○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注

經語錄作一冊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

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

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

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

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

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

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

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朱子

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

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

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得。曠然無一毫所累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明道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

禮樂只在進反之閒便得性情之正 原注以上並明道語

○問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反是用功處否朱子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足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

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得性情之正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主於減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閒便自有箇恰好處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謂性情之正也

逃於天地之閒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朱子曰天分即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則安得私 ○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

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不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如只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而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這道理又卻不明。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論性不論氣云云

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孟子論性不論氣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說。不備則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二之正指上兩句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有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這許多說話自不用分

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朱子曰：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欲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曾點漆雕開已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己甚。

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問如何是已見大意。朱子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

殺不得開只說得一句如何便見他已見大意。功夫只在斯字信字上。斯是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閒。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卻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規模小底易自以爲是規模大則功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功夫若已見大意而不下手做功夫亦不可。○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答曾擇之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見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二字是

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謂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處耳雖其見處不及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習襟灑落處卻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功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卻是開著實點頗動蕩○點開闊開深穩○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點然開之進則未已也○點已見大意卻做得有欠缺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功卻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而裏面閑架卻未見得卻又不可做功夫如邵康

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

○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

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朱子

曰涵養持敬便是栽培○此段只如弟子入則孝云云之意先從實上培養一箇根腳卻學文做工夫去○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方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又曰不爲物欲所蔽無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東來西之謂也○

不學便老而衰或云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朱子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了便

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闕報了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朱子曰

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功夫耳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功夫○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如此便做去

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功夫不進日漸消磨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葉氏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痼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

可以見誘之小葉氏曰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董仲

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

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

為法矣此仲舒對江都易王語思邈隋唐間人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

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否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問膽欲大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是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方能為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膽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膽大而心不小者也。○智是對仁

義禮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問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合於義則將流於權謀譎詐曰是。○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如此

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永按不言自得者用力之久浹洽於中熟而悅

者也安排布置勉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

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朱子曰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

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卻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視聽思慮動作發得不中節是

安曰安是私意不是不中節問此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須是學始得○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問鞭辟是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大約是要鞭督

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下言切問而近思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

久自明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朱子曰乾

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云云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云云問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

須知得力處

葉氏曰始學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

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

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

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朱子曰役智力

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濟得甚事○葉氏曰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正養德己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

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近思錄

卷二

三

廣雅書局重刊

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學者要思得之莫便是先生所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曰是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宏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宏則無以居之。本注西銘言宏之道。○朱子曰宏寬廣也毅強忍也。○宏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宏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揔腸拄肚少閑都沒頓著處。○永按宏而不毅者縱弛毅而不宏者狹陋西銘之道能實體之渾然與物同體宏之至也。○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

先師云觀此則知宋時
已有此等議論不待
象山矣

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永按杜預春秋左傳序中語本謂學春秋當如是程子借以言學也。○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

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功夫到這裏則自

有此應

葉氏曰明學聖賢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

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朱子曰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

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也○忠恕是功夫公平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

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朱子曰程子之言本末甚

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仁者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卻是仁愛處無公則仁行不得○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則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

字過來。○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
川自謂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
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卻在人字
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公而以人體之，此
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
好。所以程子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
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
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如
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
沙土，水便流矣。又非是外面別將水來放溝中，
是溝中元有此水。如克己復禮爲仁，能去己私，天理便
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
面。○永按此數條，重人字，恐非定說。當以後
陳安卿一條爲正。○朱子巨公之爲仁，猶言去

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
不可。○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
故惟公然後能仁。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
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
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之
明非自外來，元來自光明。今不爲塵所昏耳。
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耳。○董
銖問：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非體用之
體。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
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閑隔
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體字便作體認之體。亦
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體羣臣
之體。又問：先生謂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
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人所以不仁者

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卽此人而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曰仁字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檣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以上爲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陳安卿問先生謂緊要在人字上消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都在體字上公如何體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此所以能恕能愛曰此說得之。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公恕愛皆所以

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處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問施與用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當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陳淳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不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曰說得是昨日說過了。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施用兩字移動全

不得惟孔孟能如此
下此等處極當細看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

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

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

什麼精神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

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

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問力行如

何是淺近語朱子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若見

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

伊川謂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要緊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

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

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古之學者

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

學不可
朱子曰此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

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留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朱子曰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

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涵養此心子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方有向成之期。○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二者偏

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須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敬克己致知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是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如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拒盜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譬如將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能純於敬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初學則須是。○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功夫都到

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
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
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
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
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
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孟子之所謂有事者
集義而已程子之論每
以有事於敬爲言何也朱子曰孟子之學以集
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

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
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敬敬非義不能
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所事於
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問敬是涵
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
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涵養須用
敬處事須是集義○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
著主一之敬遇事來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
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敬義功夫
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
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
敬而不知就日用閑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
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
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義莫是中理

如此說卻是義在外也○中理只是做得事來
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
易傳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

之道義便如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
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
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
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
孝道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

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

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朱子曰務實
一事觀今日

學者不能進步
病痛全在此處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

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朱子曰三月
言其久仁者

心之德心不違仁者
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

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

獲也

朱子曰先計其效而後爲其
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

○有求爲聖

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

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朱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

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

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云云何也朱子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卻是真箇要為

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上做得功夫 ○君子非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

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

其所造者極也

葉氏曰聖人理造乎極行止乎成則無所進退○永按聖人之

學亦日新不已蓋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然必無所退也唯其不已所以不退 ○明

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外書下同○永按智以靜而明行以

靜而篤 ○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

問程子謂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朱子曰毅有忍耐底意思無規矩是說目
今難立是說後來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

先立其大者 朱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須是

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 伊川先生曰

人安重則學堅固 朱子曰如人言語簡重舉動

舉動輕肆其人輕易可知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 ○葉氏曰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隳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子曰學之博然

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

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張釋字思叔 ○永按思叔與尹彥明同事伊川

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程子所稱然又謂尹焞魯張繹俊俊者他日過之魯者終

有守也故思叔請問常有過高之病累高必自下所以抑而救之也○明道先生

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

至矣

問爲學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朱子曰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竝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卻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學者固當以聖人爲師然亦何須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只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便有箇先獲之心顏淵謂舜何人子何人有爲者亦若是也只如此平說只恁下著功夫少閒自有所至○以聖爲志

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

類○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朱子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見大學西銘不知那半年是做甚麼想只是且教他聽說話問也是初入門未知次第驟與他看未得日是如此○問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閒有箇道理恁地開闢○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湏了許多不好底

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閒都不教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天下事無不當理會者才功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閒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問想當時大學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尹彥明看大學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麼甚○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永按無心之說入於空○謝顯道見伊寂聖賢之心公而已矣

川伊川曰近日事何如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

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功夫也問謝氏說

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功夫此是著何功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功夫卻欠程子道恰好著功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功夫○永按事物各有當然之理何思何慮順理而行因物付物者也謝氏之學未至此故謂其發之太早○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

只怕人執著一邊

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

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如扶醉漢真是如此○扶醉漢之說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云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間這說話又一齊棄了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

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

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問求利吾外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功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

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同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人只

是一坡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泉陶謨所謂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

○德不勝

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

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

已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前日先生說以性命
之命爲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
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
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朱子曰也是如
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
於氣於德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
文自如此○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
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
爲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
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
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
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爲之功則雖聖人之
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爲之
理○性與氣質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

能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所賦之氣若德有以
勝其氣則我之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
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
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蓋死生修
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仁之於父子義之
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這箇卻須由
我○問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
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
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皆由德
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問性
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曰性是以其定
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
流底性便是將碗盛得水大碗盛得多小碗盛
得少潔淨碗盛得清汙漫碗盛得濁○人生氣

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者皆是德也曰然○氣不可變惟壽夭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問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夭○此是死生修天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曰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禮記領惡而全好也好善也○問莫非天也是兼善惡言否朱子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者如陽仁陰義之類又別是一樣專就善上說○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人心虛靜自然清明○大其心則能體天才為物欲所蔽復黑暗了

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子曰大其心

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枯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蓋盡心則心極其大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孟子之意則未必然孟子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

無有不到苟有一物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到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间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橫渠此說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問物有未體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曰體羣臣也伊川云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又曰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枯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於見聞上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

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地不相
似。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
格物者要得無外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
只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己凡物皆不
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此說固好然只管如
此說便無歸著入於邪道之說如夫子都說得
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
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朱子曰橫渠之意以
絕爲禁止之辭是言

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爲毋字亦是
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
意有思也未安意卻是箇有爲底意思爲此一
事故起此一意也。問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
固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言意有思也與此
相反曰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
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我。○上達反天

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某氏曰反天理則所趨日
以高明徇人欲則所趨日

以沈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

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

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朱子曰知崇天也言知識

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性者我○困之進人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

存乎疢疾以此

朱子曰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

○言有教

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橫渠此

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怠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坐而已○一息之閑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

太○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

藐焉乃混然中處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

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
言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
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
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
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
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
母坤混然中處朱子曰人
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物並生於
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
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
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
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

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
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
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
若人之貴然原其性體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
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
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
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
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
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

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

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

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

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賊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

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
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

作則不忝乎天也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
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事天
之事而君子所以
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

才穎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
叔之及莊公則所以
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

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
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
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
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

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

歸之若曾參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
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
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
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
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
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

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富貴福澤將厚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

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

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本注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醞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本注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今人說只中閑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看便見分殊餘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

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

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

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朱子曰橫

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改失兩字○本注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朱子答

江仲謀曰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闕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友而急賢欲

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橫渠文集下同○問張子學則不固

之說如何朱子曰此蓋古注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日重則有威且學之爲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

橫渠先生謂范與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

在與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

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

大寐之得醒耳

范育字與之○朱子曰今人不

能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便不忘釋氏只是如此黃直卿曰張子語似釋氏

更有窮理功夫在曰功夫固自在也須相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怠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欲放倒此意耳。○橫渠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願修乃來故雖仲尼之

才之美然且敏以來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

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

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卻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此心以順道理又卻抖擻起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來矣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

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事固當考索然心未得主每汎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

如何講學

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

永按易視之謂玩忽

視之安於固陋不能擴充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

爲心曰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改

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

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

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

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朱子曰此道自孟子沒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

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葉氏曰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

綱常此爲生民立道也。繼絕學，續述道統，開太平，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載所以使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葉氏曰：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而自守。○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

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葉氏曰：偏狹固滯，不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可。

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

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可下問。從不可問，遂

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橫渠論語說。

○多聞

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葉氏曰：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爲學大益在自來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葉氏曰：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疏，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朱子曰：人須是做功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如居敬窮理，始初

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才動則便忘了。○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通是透得那道理處，病是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則有那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是言心之體，思邈是言心之用。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

要小○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

處○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

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永按學不止讀書接人事無非道即無非

學實行與俗事特以心之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

之大端○朱子曰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

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

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

斲希不傷手也

永按學成自能立功業若先以此為志則穿鑿創造有害於道

矣代大匠斲者傷其手老子語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

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

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

未果他為也

葉氏曰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

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

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葉氏曰變者非

常行之道權宜之事也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

○凡事蔽蓋不見

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

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永按學者於師友之前不

可自言其所得之淺深惟恐人之知其底裏與顏子之無所不說而如愚者異矣

○耳

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可自治只

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永按好攬外事則自治輕徒言短長則躬行緩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

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永按

志小者恆自畫

氣輕者多虛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二終

番禺劉昌齡初校
番禺陳慶修覆校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
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荅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
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
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
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

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永按此言心未通道未

可輕論古人是非也欲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又卽以此爲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是非之實而此則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

○伊川先生荅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

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

有不信者

○伊川先生荅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概有

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

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

有之

本注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言髣髴爾能無

差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朱子曰橫渠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卻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

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虛
太和爲道體卻只是說得形而下者
○欲知得
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
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
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
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遺書下同
○永按此
條本欲人致思慮但其自得與否心氣上亦可
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

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則憚勞者之
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完養之說
○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

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永按

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
○學原於思

之理有常變怪者亦不足爲異也
朱子曰學原於思思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
所以起發其聰明

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

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

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日月至焉與不息者全

別此言略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至處卻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永按玩

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問忠信進德

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

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

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

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

非固有之也

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持固有者從容自得○永按非固有者未嘗

真知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

能持久

永按此言未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待也故朱子嘗云為學

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後誠意不成說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 除非燭

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

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
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
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朱子曰程子論知之淺深
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
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
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某
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
意味與少時自別朱子曰程子晚而自言如此
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
以是爲的而深求之○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
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

乃能真知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

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

窮理也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
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

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
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
於應接事物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

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

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
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
處○本注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致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

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
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
貫通處○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
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
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
通○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莫太執著否
曰人日用閒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
日之閒儘有之○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
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
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
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
去○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
是約○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
容之意○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

己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
見得○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
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
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
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
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
云云方○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
理會得

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

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

也問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
窮一事耶朱子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

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
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
而明彼也○問程子此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
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
量這箇少閒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
掉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
說此話○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
欲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
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卻致工夫不
專一也○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曰這
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
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延平說是窮理之要
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
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

進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

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葉氏

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

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

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

端何如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

皆有理須是察

本注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曾次自然

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
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
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
○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
分明所以說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物窮得
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
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
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窮
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
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
理才明彼即曉此○問草木當如何格曰此推
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梁甚時種

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理○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
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
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爲學而
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
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
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自一身之中以至
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
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一身之中是仁義
禮智惻隱四端與夫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
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可以如何
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
以至萬物之理所當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
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

勉強而
致者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而掘井初有渾

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

久自明快

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
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清

○問何如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朱子曰程子說
得推字極好問

以類莫是比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
當止於孝爲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
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始
得○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
陡頓只是近倚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
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管挨將去次第都

能理會得今人不曾以類而推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便理會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叔子則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旨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

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吳之曰所訪物怪神姦

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

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閑卒無以自存而溺於

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朱子曰且要

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子貢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

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

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

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葉氏曰苟

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

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宏宏字有深沈重

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

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

問顏子心

迂思錄
二
麤之說恐太過否朱子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
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
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
○顏子尚心麤人有一毫不便是便是心麤○心
麤學者之通病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
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
操存涵養無須與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
欲削去其
庶矣乎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益
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朱子曰難處
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
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

此說又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
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
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
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
不通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
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
通通處便是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心中有所開卽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
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
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朱子曰
橫渠云

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人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子說○葉氏曰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

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

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門庭豈

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定門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尚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揚子揚雄法言中語○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

此漢學字宋學字之病

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

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

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朱子

日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

看便不相礙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

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

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

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

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

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瑩中程子門人

子曰者王通答或人之語○永按此言道理各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

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朱子曰無窮之

言固是但爲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爲不可○永
按終日乾乾不可以盡易無窮不可以了逝者
皆欲學者親切觀書毋以高
遠浮汎之言僮侗說過也○今人不會讀書

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
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
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
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

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

讀也

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
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

何作爲乃有益

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當
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凡

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下
同○永

按緊要對緩漫者
言之謂有關係處

○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

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蓋終身守此言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語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體統都具玩味此

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了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論孟中庸待大學貫

通淡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一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學者先自見不可逐一句一段上理會也

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

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

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

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

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

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孔門問荅曾子問得底顏子未必問顏子問得底子貢未必問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葉氏曰甚生猶言非常也

○凡看語孟

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

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朱子

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

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論

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

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

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永按此猶前條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云語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

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

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

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朱子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曾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己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

舉闕其疑一
句歎美之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

多亦奚以爲○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

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

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

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朱子曰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

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

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

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後

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

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浹洽○論語有緊

要底有汎說底今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

如此則孟子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

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

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

必定有○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

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

本注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

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朱子曰詩本性情有

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閒抑揚反復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興起人善意不得今且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淳嘗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外書

下同○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

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朱子曰讀詩便使人長一格今人讀詩何

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只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不

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

自是作文當如此

葉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

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

卽來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槩說

讀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典都是治民事舜典都是事

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中

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

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

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

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

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

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

文集下同○朱子曰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錯

綜而言者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問易卽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閒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此序無

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閒也○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曰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閒也○體用一源者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閒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旣立此理亦

存此是顯中有微○體用是物物而不相離故
可言一源○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
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闕此是最切要處後
舉以問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
此話○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
可行而無所礙處○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
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欲理會
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
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
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
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卻於辭上看觀其會通
以行典禮也○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如堯舜

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
緊爲人處○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

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

永按程子云易傳已成書但逐旋修

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

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注理無形也

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
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伊

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
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易得其理
則象數在中國固是如此然汧流以觀卻須先見
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
證則虛理
易差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

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朱子曰以前解

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卻欠○伊川說象只似
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卻不敢如此說只
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
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卻只就象上推求

道理不可為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
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
節傳得數甚佳卻輕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
不問似此處卻閑過了

方也

易傳下同○夬九二象傳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

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

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葉氏曰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

進也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
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

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

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

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震六五傳○朱

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則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

責善正也父子之閒則不中○中須以正為先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問胡先

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

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遺書

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朱子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

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卻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事○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眾人得亦可用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恁地說○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程子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定以九四爲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

解易卻又拘了要之此是通上下而
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看易且

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
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

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卻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者古何嘗有此朱子曰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易是互相轉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

只據理說都不曾去問他○葉氏曰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恆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

微物無不合

外書下同○葉氏曰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原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

添減不得也

葉氏曰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

得也○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

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有問盡性至命者朱子不答云不要如此

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葉氏曰游氏或謂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卒爾請問故伊川不荅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永按此程子不足之意然義理無

窮非可以言盡故朱子又有本義以補程傳之所未備

○伊川先生春秋

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

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
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
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
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

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
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
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

知也

問伊川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

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
代禮樂只是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
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引以爲
據耳○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

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是以春秋大義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

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

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

之模範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

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卻自分明○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卻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夫觀其子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事之
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
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
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
尙可以法三代之治

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

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

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

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

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
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
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

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
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
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
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

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

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

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問何物爲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

一罪性剛者以爲可誅性寬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

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
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
○春秋傳爲案經爲
斷本注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馨隅
別傳之真偽○問春秋當如何看朱子曰只如
看史樣看問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
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
知是聖人果有竅貶否曰也見不得○看春秋
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貫通方能略見
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
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勢○伊川論春秋
傳爲案經爲斷尹和靖謂伊川無此言此兩句
卽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
之真偽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凡讀史不徒

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葉氏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

天下觀其人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

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有不合處又更
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

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
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
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元祐中
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

○范祖禹字淳夫著唐鑑○問范太史文字朱
子曰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
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
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胡致

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橫
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
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閒雖無極至
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

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橫渠易說○朱子曰序卦先儒以爲

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
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
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
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來以至無

窮便是精○永按謂序卦
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

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
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
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事
爲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
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
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

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朱子曰天官之職

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
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
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
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
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
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少便疎
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
過今文字在面前尙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在面
前如何奈得他須○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
襟懷大底人始得

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

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

詩人之志

本注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尙書難看蓋難得留臆如此

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問他書亦須大心留方讀得如何只說尙

書朱子曰他書卻有次第尙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大底心胷如何看得

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

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

不見

朱子曰張子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

攝此心使之常存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

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朱子
曰：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

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為佳目。○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此，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

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

多鑿

問先生於春秋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闕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三終

番禺劉昌齡初校
南海潘乃成覆校

